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

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李潢

謄錄監生臣彭廷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九

樂

歌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石之妙也

天寶中內人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衆
喧嘩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直奏曷
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
李肇國史補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
乃廣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為盛會昭言
表弟欲登末坐袞乃敝衣而出滿坐嗤笑少頃命酒袞
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馮贄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

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張湜雲谷雜記宋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真無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儂韶院之冠宮中號為菊部頭

明宋新吳歌記曰唐初之詩以入唱為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以後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謂禮廢古音而存體不可謂樂

雜歌曲

得至寶唐時長安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嘗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

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之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
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富家子
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樂人惜之遂製此曲
春鶯囀高宗曉音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明達寫之遂
有此曲

道調子懿王命樂工敬納吹觱栗初弄道調上謂是曲
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春光好元宗所製也嘗遇二月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

殿內庭柳杏將吐靚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
斷之乎因臨軒縱擊此曲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
拆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嬪御皆呼
萬歲

秋風高亦玄宗所製曲也每至秋空迥徹纖翳不起即
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

荔枝香亦玄宗所製曲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燕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

曰荔枝香

一斛珠梅妃所作也妃居上陽東宮明皇封珍珠一斛
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前也上覽詩
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

謫仙怨明皇幸蜀登高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
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吹笛為此曲

舞山香汝陽王璿妙達音旨每隨遊幸嘗帶牙絹帽打
曲上自摘紅槿花置之帽簷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奏

此一曲終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金器一厨

于為于元德秀所作也元宗幸東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俱以聲樂至都下為歡德秀時為魯山令惟選樂工數十人連袂而歌于為于上聞之曰此賢人之言也乃深獎之

陽關曲王維所作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白居易詩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杯酒也

播皇猷宣宗時製歌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
皆中規矩

蔥嶺西亦宣宗時製士女蹋歌為隊其詞言蔥嶺之民
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蜀道易陸暢所作也韋臯鎮蜀暢感其遇作蜀道易其
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

萬斯年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

楊柳枝白居易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鎮湖州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白居易因為二篇

文叙子長慶中俗講僧文叙善吟經其聲宛轉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瑤臺第一層陳后山詩話武才人出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詩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還鄉歌吳越王錢鏐遊衣錦軍作詞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亭人無期吳越一王駟

馬歸

陌上花吳越王錢鏐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
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曲舍思宛轉
淒然動人但詞多鄙野蘇軾為易三詩

醉翁引宋歐陽修謫守滁州山川秀絕公刻石為記以
遺州令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往遊其地以琴寫其
聲為醉翁引有曲無詞廬山道人崔閑請蘇軾補之

御街行唐白樂天有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

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宋張子野行之為御
街行一闋

醉蓬萊宋柳永所作也永字耆卿累舉不第仁宗召見
之會老人星見入內都知史姓者愛其才乞命永撰詞
以頌休祥永作醉蓬萊詞以進

削浪沙遼四裔樂有大曲小曲此乃小曲之一也

江水曲金天興間元兵攻汴急右丞舒嚕嘗命作此曲
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

白翎雀元教坊大曲也其鳥生於烏桓朔漠之間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

鸚鵡曲元薩都拉所作也序云有以繡枕見賜上繡楊妃有鸚鵡高力士二宮女侍立皆寸許其布置得體想像可愛故作鸚鵡曲以答云

烏鹽角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名洪武初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有起臨濠開太平削羣雄

平幽都龍池宴定封賞大一統守承平等曲命協音律
者歌之

舞

宋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
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花帽繫銀帶二曰劍器隊衣五
色繡羅襦裏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曰婆羅
門隊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曰醉翫騰隊衣
紅錦襦繫銀鞵戴羶帽五曰譚臣萬歲樂隊衣紫緋

綠羅寬暈衫裏簇花幘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
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四色繡羅襦
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衣錦襖繫銀束帶
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
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雕回鶻隊衣盤雕錦襦繫銀
鞞鞞射雕盤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
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
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羅

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砌
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
帔戴僊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
暈裙戴雲鬟髻乘綠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
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僊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
帔冠僊冠執旌節鶴扇十曰竹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
襦繫銀帶裏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復

從宜變易太祖乾德四年和峴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
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
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
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請改殿廷所用文舞
為元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
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
進賢冠引舞二人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
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即次奏武舞請改為天下

大定之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仍別撰舞曲樂章而文德武功二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景祐二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

鐔者所謂和鼓也。鏡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上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鐔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鏡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鐔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禮官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侑者，明侑則干。

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
皆據以為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
宮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
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
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
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治平二年九
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
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

八佾凡祀園丘祀宗廟大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
入陳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迎送
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
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
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代柔毅舒急不佻而所
法所習皆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
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
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橫于下進退取舍感迫如是

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
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
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
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
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
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
之功德秦可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
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

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趨速
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
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
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旅再
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再鼓皆
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

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賁趨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

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于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却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

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
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
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
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
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
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
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
身為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

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

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祈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用之

遼大樂舞二十人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

金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文以征

伐得天下則先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
文後武為定貞元時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
曰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加武舞曰四海會同
之舞

元至元三年定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
成之舞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
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
趾大德九年定郊祀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

舞又曰樂隊一曰樂音王隊元旦用之以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為飛天夜叉像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人執牡丹花舞唱次以婦女搖日月金鞞稍之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歌舞一曰壽星隊天壽節用之以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鴉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扇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藜杖齊唱舞而前一曰禮樂隊朝會用之以男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

分為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明洪武元年定郊祀文武二舞曰文德之舞武功之舞三年定朝會宴饗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又有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永樂十八年又增宴饗樂舞曰表正萬邦之舞曰天命有德之舞至其隊舞之制大祀慶成大宴用萬國來朝隊舞

纓鞭得勝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夷進寶隊舞壽星
隊舞冬至大宴用讚聖喜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
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采蓮隊舞

雜舞曲

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
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衍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
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
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

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
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褫馬人著綠衣執
鞭於牀上舞蹠躑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
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
柘枝舞曲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此舞因曲為名用二
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之中
藏之花折而後見舞中之雅妙者也宋俞琰席上腐談
曰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柘拔之名，易柘為柘，易拔為枝。

霓裳羽衣舞曲，唐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桂枝向空擲之，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

却顧隨步而減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沈括夢溪筆談曰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始有拍而舞作故白居易詩云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南唐書曰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周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

達摩支健舞曲也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為汎蘭叢
歎百年曲咸通中伶人李可及製舞人皆盛飾珠翠仍
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調語悽惻懿
宗厚賜之

邊醉舞破南唐周后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
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箋綴譜喉無停音
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臣等謹案杜佑謂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魏晉間

尤重以舞相屬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夫舞之廢缺
唐時已然故後此不少概見而餘音委節猶時仿
彿于俳優之流蓋自參軍椿假婦戲盛行于咸通
大中間而宋之樂部亦列雜劇員降至元明而傳
奇諸院本盡態窮形妍媸畢露亦古人諷勸之遺
意也顧其事多鄙俚且稗官小說家不得備載茲
特於舞曲之後附誌其顛末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

樂

清樂

晉魏有相和大曲清商三調曰平曰清曰瑟

見宋書樂志沈約云

傳自漢世今不聞矣瑟又訛為側

世俗之樂猶得其緒餘焉

始有正宮中呂宮南

呂宮黃鍾宮各有羽商變宮為十六調唐太宗始增以大呂高宮高宗增中呂道調夷則仙呂共二十八調以

商名宮即清商調也

夾鍾名中呂宮林鍾名南呂宮無射名黃鍾宮惟正宮不然蓋統於

黃鍾故也

然宮洪羽殺商角頗分

正宮古黃鍾也中呂調夾鍾羽也正宮中呂相為出

入但正宮聲洪中呂則殺商調與仙呂亦相出入但仙呂聲高商調低緩

相應謂之犯度曲

謂之節歸宿謂之煞

五行之聲所司為正犯黃鍾宮為無射應彼為宮也所敬為旁犯越

調黃鍾應無射為商也所叶為偏犯中呂宮應彼為羽也所下為側犯越角南宮應黃鍾為羽也餘做此八犯

歌曰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羽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

入用又四犯歌曰宮角羽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其運調也以羽角宮商為平上去入七羽調首中呂次正平

高平終黃鍾大呂羽七角調首越角次大食角終於林鍾南呂變宮七宮調首正宮次高宮中呂宮終於夷則

無射之宮七商調首越調次大食調高大食調終於夷則無射之商凡聲將轉字將闕則用拍板節之緩急不

合聲律謂之失板其尾聲歸宿本調惟雙調歇拍煞駕
鴛煞不復歸宿所謂往而不反也有折掣反丁等聲折
者上生四位掣者下隔一宮反者宮閏相頂丁者上下
相同文奇煞訣曰土五金水八木六大煞憑輪丁兩廝
頂折掣
四相生

惟以夾鍾清聲為律本不論正聲則與雅樂相

亂矣

今以頭管考之夾鍾清收四聲為緊五居九孔之
首為宮次六字為羽次凡字為商次工字為閏閏

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黃鍾居于蕤賓為變
而居午變亦為宮與雅樂七音全不同矣正聲三調黃
鍾為調以統四聲則其聲優遊平中今乃高至緊五夾
清低至上一姑洗卑則過節高則流蕩甚至佚出均外
此所以為靡
春華用夾鍾
唐元宗擊羯鼓自製曲曰春
靡之樂也
光好四顧柳杏皆已微折乃

夾鍾宮也時當正
月以二月律催花

秋月用南呂

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
敬述進黃鍾商婆羅門

曲凡十二遍而終天寶七載七月上夢遊月宮改用六
么蓋般涉調黃鍾羽也更號其曲曰霓裳羽衣云時貴
妃有寵蓋太簇以律娶妻為南呂今
棄商用羽子婦同宮召亂兆於樂矣
召川亦用林鍾
寶天

中上在東都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鼓之其一林
鍾宮時號水調宮其一南呂商時號水調義取林鍾水

王之母而生南呂水音也
世傳歌此調能致鬼神云
樂清平用黃鍾
天寶中賞水
芍藥宣翰林

李白今進清平調三章皆七言絕句也蓋古樂取聲律
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明皇不樂側調止用黃

鍾宮黃鍾商歌之
蓋義取君臣也
祝壽考用姑洗
武后鳥歌萬歲樂用
太簇商又西河長命

女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
平調二曲皆姑洗也取壽星龍角
哀隕絕用中呂
明皇
入蜀

雨中聞鈴聲作雨霖鈴曲用雙調何滿子乃滄州歌者
姓名臨刑進此曲贖罪竟不免死亦用雙調乃夾鍾之

中呂商也律窮於中
紀臣功用無射
北齊蘭陵王破周師有入陳曲今越

呂又屬商義取秋殺
調蘭陵王三段二十四拍乃其遺聲也
唐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平韋氏之亂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

皆用無射商

動物類用太簇

楊柳枝曲七言四句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為和聲

用黃鍾商歌之蓋正月春律也
天寶中南海進荔枝作荔枝香曲用大石歇指二調太簇生林鍾之商為南呂
義取水木也羯鼓音屬太簇一均明皇與宋璟皆善之
永泰中西川節度杜鴻漸登閣奏此山下羣羊皆舞

他如鳳將雛則宮商相應以象父子
鳳求凰則宮徵相合以象夫婦
烏夜啼主角調以烏聲角也
別鶴怨主羽

調以鶴聲羽也
春草晨鷄亦無不可被管絃者
虞美人曲有二

中呂宮則夾鍾宮也其一屬中呂調乃黃鍾為羽也有草應拍而舞曰虞美人草沈括以為吳音即此宋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崔瀚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夫世

俗之樂其去古也遠矣然猶感物通靈若此然則雅樂當何如也

坐立部伎

坐立部伎唐末已亡惟景雲樂舞僅存山堂考索曰元宗時樂分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闕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

乃習雅樂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
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獨其餘聲遺
曲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為戒而不
可考法也宋中興四朝樂志叙曰國朝初得江南樂已
汰其坐部不用遼樂志曰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
謂之七旦取四旦二十八調為大樂其法不用黍律以
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七
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

部云遼國大樂可考者惟景雲四部樂舞而已其坐立部樂並亡

四方樂

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樂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樂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樂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樂天寶以後工人亡散音伎多闕德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節度使韋臯欲獻夷中歌曲臯乃作南詔奉

聖樂以進德宗閱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後又有驃國王遣其弟獻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宋仁宗元豐六年有米脂砦降戎樂工四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大晟樂書曰前此宮架之外列熊羆案所奏皆四夷樂也豈容清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鞀鞀氏掌四夷樂鞀師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先王之所不廢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宴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散樂

唐時有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
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
鋤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于背感策者立腹上終曲
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猶與
四夷樂同列文宗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纒八

九歲于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
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火胡立于十重朱畫
牀子上令諸女迭蹈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
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
揚若履平地文宗惡其太險傷人不復作

宋百戲有踏毬蹴毬踏躡藏挾雜旋弄鎗銳瓶齧劍踏
索尋撞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之類皆隸左右軍

遼主生辰宴及曲宴宋國使樂皆用雜劇角觥卮后儀

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為樂元會則以散樂角觝終之

金有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
樂器名曲不傳章宗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
王為戲及稱萬歲

元駕前承應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橛等伎

明孝宗弘治初親耕藉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武宗正
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選樂工有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
自是所隸益復猥雜筋斗百戲之類日盛于禁掖既而

河間等府奉詔送樂戶至京給與口糧工部仍相地為之居室時樂工既得幸時時言外郡樂工不宜獨逸請移文天下取精于諸伎者送教坊於是有司遣官押送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

前代雜樂

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為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

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為宗非復雅音紹興中始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時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不用女樂頒示子孫守之以為宋法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於下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

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
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
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
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
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
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
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
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

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僊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

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僊
呂調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
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
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
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鍾以十二律無四清為十六聲而
夾鍾為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
知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反
紊亂正聲若此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

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為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
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
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
俗之日衰也宋初循唐舊制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
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間以內侍二
人為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
有闕即填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論奏使副歲閱雜
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即以次補諸部應

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
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
之慶事皆進歌樂詞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
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
之急歸擘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為樂準絲竹
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道中和之氣詔從之政和四
年正月禮部奏教坊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
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仍

令秘書省撰詞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
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孝宗
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
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
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
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舊例
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
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

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

以上並臨安府差

相撲等子二十一

人

御前中
佐司差

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又有雲韶部者

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鍾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

州五曰林鍾商汎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
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食調清平樂十曰般
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
腰十三曰仙呂調綠雲歸樂用琵琶箏笙感粟笛方響
仗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又有鈞容
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
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
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

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內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為額闕即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

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衆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興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為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賞又申諭止於支賜一次庶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收頓內

老弱癘疾者放停教坊所嘗援祖宗舊典點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即日蠲罷各令自便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感粟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行宮殿庭凡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又清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會及

館待契丹使人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
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遼於雅樂大樂散樂之外復有國樂元夕皇帝燕飲用
國樂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
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
春飛放杏塢皇帝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
小樂器侑酒

金有本國舊音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

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飲酒樂于時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

為汝歌乃命宗室子序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
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
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
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于是諸
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
留坐一更極歡而罷

元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

鼓吹樂本軍樂也說者謂列于殿廷者為鼓吹從行者

為騎吹魏晉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宋因之有
導引曲六州曲十二時曲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
而不作同名為樂而用實異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言
古者鏡歌鼓吹曲各異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惟
備警衛而已未有鏡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
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
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
紹定姜夔言鼓吹曲以歌功德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偽

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
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
之盛作為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
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鏡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
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
曰皇威揚取蜀曰蜀土邃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
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
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

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遼之鼓吹樂有前後二部又有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焉皆屬鼓吹令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自金以後無可考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實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李潢

謄錄監生臣李戴文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

樂

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

宋

宋仁宗嘉祐七年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

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
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樂明
矣臣以為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
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
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
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
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
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

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于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于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

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古樂淡且和議

宋

周子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

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
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
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
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矣

律尺議 宋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曰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

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容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

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
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
不能到可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
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
漢書異于今本夫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
傳于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
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

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

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寫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生于量也量與

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率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廓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

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
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
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
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
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
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衡据其容與
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
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

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
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
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
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
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 范鎮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曰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

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懣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
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于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
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
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于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
然得附君實之書傳于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
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
曰漢書傳于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
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

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
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
黍之起于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
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
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
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
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

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于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也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

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已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于後世亦可為律而故于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

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鍾之龠施于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

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舞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

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譏諷也 徽宗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

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于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剽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

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于范鎮見其制作畧取之蔡京神其說而托于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
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
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
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
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
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
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
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

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
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
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
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
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
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
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

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制

其後十三年帝

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曷試之時曷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

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于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

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
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
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于崇宣之際姦諛之會
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
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于稽古禮文之事
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
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
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

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于盤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

班班雖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
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于此者
而又不能無失于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
拘孿于熟習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
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
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于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
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
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于其間亦庶

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

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
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
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
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
快也哉

元豐朝會樂十議 宋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
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

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于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議舉第一爵宮懸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

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鄮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辭之容是為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為第一成至第三表為再成至北第一表為三

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為四成至第二表為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宗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于柄此燾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鈔二四工舉二工執鐻執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

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鄴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
長歌以咏歎之于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
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鐃
和之以金鐃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
蹈厲為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
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為
一變至第三表為二變至北第一表為三變舞者覆身
嚮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為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

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
仰起象以文止武為五變舞蹈而進為兵還振旅之狀
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罇廢錫鳴鏡復至南第一表為
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
八佾而為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
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
刺兵玉戚非可施于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
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
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
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懸四隅
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
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罇鐘相應鞀
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
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
別施散鼓于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

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為樂節請
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
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為樂節其
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
九夏是在廷之樂曼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
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
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于此以
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于堂上設歌鐘歌磬蓋

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
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
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翼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
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
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千古者歌
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
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
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

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寔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況朝會之禮起于西漢則後世

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宋

元豐三年楊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

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

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鈔
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鈔
鍾特磬編鍾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
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
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
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
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
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

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淆無馭則失于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族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

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
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
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
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
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調鐘管用十二律
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
圖併上之

用正聲廢中聲議 宋

徽宗大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
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
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
律中聲謂黃鍾也黃鍾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
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
一黃鍾為中聲則黃鍾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
法一定大呂居黃鍾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鍾三

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
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
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
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
之黃鍾是帝律所起黃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
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于此今來宗祀明堂緣
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
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

人刊正訛謬著于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太正少三等八條議 宋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于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鍾之外增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

制一三五七九絃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飭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于是乎生而其器不行于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為樂本設于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塤篪簫各三等舊制籥

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一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鍾一清聲黃鍾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

巢笙自黃鍾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鍾為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鍾曲則巢笙奏林鍾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敔晉鼓鑄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崇寧之樂可變議元

吳萊淵穎集曰鄉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懸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

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魯未幾
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于濁樂工冶卒
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
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其銅齊
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
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于天下
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
稟賦上與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

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鍾虞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矣然以宗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

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于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唯採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

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
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
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瞻華言羽聲隋
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
樂隋氏以來則以胡樂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坐俗部
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然後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
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
歷宋大抵皆然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曾製

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
蘓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
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雜行
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為用
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
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
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
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

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黃鍾三寸九分不合于理議

明

季本律呂別說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蓋本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其言曰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

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宋劉恕作外紀書黃帝伶倫造律亦載此文原恕之意不過博採古書以備三皇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則未暇詳求其義焉然呂氏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

呂無射應鍾為下其法固與史記漢書上下相生三分
損益者同而黃鍾之宮實起九寸也呂氏之說前後不
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記漢書雖未為得古人律制之
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說猶有可推而其數亦似自然
若以三寸九分為黃鍾如呂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損益
之至于應鍾止長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絲何以成聲
耶竊意長三寸九分當為長九寸空徑三分之誤也故
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盖有以知其為非

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復述此以論和聲亦欲備古義踵
其誤而不覺耳終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損益為古人易
簡之法而黃鍾之為九寸者皆仍漢舊未有改也若韋
昭註國語而曰黃鍾陽之變本為黃鍾而言其曰管長
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亦言黃鍾之圍徑長短而于蕤賓
則固曰管長六寸二分八釐但舉成數而曰六寸三分
耳非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為黃鍾之變也豈可據三
寸九分之謬說以為黃鍾之定數哉文利之意本以律

呂之數往而不返非陰陽消長往來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鍾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鍾以至黃鍾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鍾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陽之進也氣則從微至著以漸而盈陰之退也氣則從盛反衰以漸而縮陰陽進退盈縮適均不應陽之始進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進九分陰之始退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雖善

而數亦強排且非呂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則亦臆說而已既以三寸九分為黃鍾因謂黃鍾之尊在于清氣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黃鍾為宮聲極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濁而為民事物盡斥諸儒言黃鍾長九寸之非殊不知禮有以多為貴者如獻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數天子二十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佾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之類各隨所重以別尊卑未嘗執一端以為典要也故
數多管長則聲濁而為宮有持重深沈之意焉何害其
為貴數少管短則聲清而為羽有飛越輕佻之意焉何
害其為賤商角羽之聲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
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體靜而用動君也者以靜制動
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動而制于靜者也古人立法亦隨
所用而各有意義何必務為新奇以成其臆說哉今律
呂大象章既以子黃鍾為正宮丑大呂亥應鍾為宮寅

太簇戌無射為商卯夾鍾酉南呂為角辰姑洗申夷則為徵巳仲呂未林鍾為羽午蕤賓為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之等則明以三寸九分之黃鍾以至而至于九寸之蕤賓者也其定五聲生數次第則曰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商角則自宮而加多徵羽則自角而減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減二十或減一十其參差不齊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宮土聲也以土當河圖之五數十乘之而為五十徵火聲也以

火當河圖之七數十乘之而為七十羽水聲也以水當
河圖之六數十乘之而為六十猶可說也商金聲也而
以當河圖之八數十乘之而為八十則木而非金矣角
木聲也而以當河圖之九數十乘之而為九十則金而
非木矣其視律呂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錯耶又
以變宮五十變徵七十為二變以備七音是又襲七始
七同之舊也故其對調旋宮之圖悉從律呂新書每均
七聲之數而蔡氏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

節遠之說亦併用之然止用全聲不用半聲其數皆不
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鳴之故陽律三為宮商
角則陰呂二為徵羽陰呂三為宮商角則陽律二為徵
羽其長短亦不皆一一順序也亦安在其為均哉至于
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而新書之意乃以一律為五
調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從左旋而
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捏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湊其
雙宮對調之圖則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換更番也

此本不知律呂新書之意而妄意為之其勞拙亦甚矣
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齒唇牙分屬宮商角徵羽則別為
一義蓋喉舌齒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濁半清半濁之
分故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謂字則有喉唇
齒舌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而聲中無字又宮聲字而曲
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使字中有聲則可若謂字聲
即合歌聲則不可以歌聲即同字聲是又一牽扯也至
引蘇祇婆七聲之說正是秦漢以來五聲二變之義但

在西域其名異耳安得執此以為聲清之證哉其為此書止有以先儒不識黃鍾生成之數一節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餘諸論今不令古不古以法象則無取以度數則不倫無一合于理者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之類也夫

琴以第三絃為宮為中和議明

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往年與善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聞其說曰冷謙之樂乃古無射調也俗呼為清商調以

第二絃為宮音少者歌之則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樂乃古夾鍾調也俗呼為清徵調以第四絃為宮音老者歌之則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古之正調是也俗呼為清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絃為宮音比冷謙高一調比蔡元定低一調老者歌之不揭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為中和也時典樂尤世賢亦知音者以所帶來神樂觀笙吹其所習舊樂章譜與琴譜相校所論不虛也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一